

卷七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 上下

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

同 再征金川土司記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乾隆湖貴征苗記

道光湖粵平搖記

海寇民變兵變



門 伊 8
號 677
卷 5



聖武記卷七

邵陽魏源撰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于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獠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僰之生番雲南之猓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為羈縻州在元為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

聖武記 卷七

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喉明代播州蘭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為治亂

國初因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

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水西宣慰安坤之

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遠大定威寧四府

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

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遏其衝逸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為陸廣于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諜訊知其狀三藩之亂重啗土司兵為助及叛整兵入援圍乃解

藩戡定餘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

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為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歷中改播州為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為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畫雍正初世宗憲皇帝

勤求民瘼。鰥寡有辭于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大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

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崗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濶。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

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干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

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獠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寒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

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其治川邊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鎮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

攻鎮雄之脅兩酋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口皆平以烏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攜赴東川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六年春遣兵破禽東川之法戛土目又遣副將郭壽域捕烏蒙之米貼土目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夷獮數千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哈元生三路接討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爾泰

節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地直抵建昌千餘里皆置營汛并禽雷波土司楊明義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鎮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覬襲土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征鄂爾泰奏賞守備以禽賊橄欖壩功擢河南參將入京獻見怏怏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媮倖

賄和賊遂陷鎮城盡戕兵民徧煽東川鎮雄及四川涼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僨事請別簡大旨總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 上慰留之爾泰調官兵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為祿鼎明刺傷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即遣其奴陰煽內外為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突刺傷魏翥國被禽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乃以官祿代魏翥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

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
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
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卽竿揭二首以進
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
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
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
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卽日
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卽反走時元生兵不
滿六千卽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
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

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
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
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
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
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
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禽之祿鼎坤
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
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逮官祿治罪
其治滇邊諸夷也先革土司後剿猺夷其土司改流者若
霑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刁澣及赭樂長官土司威

遠州廣南府各土目

同知劉洪度權知

鎮沅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猓于五年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于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詔祠之于是盡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

安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猓冒瘴突入禽斬干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卽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兵至遁緬兵退還巢自明以來無

善策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鋤開路焚柵湮溝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籌及搜至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披惟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地全改流升普洱爲府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于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連土司獻銀廠永昌邊外怒江野夷輸皮幣維西邊外而老撾

即古越裳氏 景邁二國 即八百息婦國 皆來貢象緬甸震焉

其治黔邊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載終于古州而始于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苗之腹獷橫一方前總督高其倬誘禽阿近議設營汛以控前後左右各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獲首逆副將劉業浚即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爾泰駁以三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搜討盡殲首從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建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雜髮立保甲稽田戶于是乘威招服黔邊東西南三

面廣順定番鎮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寧永寧永豐安順生苗千王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餘里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裏有外裏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為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為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

口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奧而曠沃而衍榛狃而淳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其中倚山面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尤據形勢張廣泗守黎平輕騎深入周勘倡議置鎮諸葛營扼吭控制而其外戶爲都勻八寨內戶爲丹江清江門戶不固則學與不固也乃于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竄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時九股苗爲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額將歲倍且江深岸險兵不能

人及官軍至以農忙作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濟扼其援竄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濠拔檣深入苗四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爰設清水江丹江二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布糧貨往返倡道陌客雲集民夷大怵於是門戶盡得始進圖古州古州自昔奧樸自國初吳三桂死僞將馬寶兵由楚竄滇取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鬪日獷狠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爲來牛定旦下江爲溶洞當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營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半集

苗船數十束爲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旦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禽斬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窮搜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虢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爲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闢險于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初上以廣泗招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

可登至軍察之并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其治粵夷也先改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上府岑映宸強當會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鎮改流之信始星夜徹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勅印勒回浙江割江北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兵六年八月首討思陵州之八達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

所能及。漸轟進。偪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弟以獻。尙閉寨不出。遂爲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三千。剿撫兩月。屢屐無功者也。八年復檄討思明。土府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亦前此廣西總兵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者也。于是遠近土目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迎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其湖廣苗接黔者。于五年張廣泗會湖南副將劉策名。有謬沖花苗之剿。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有徧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酉陽土司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均以不法爲邊民所

懇。籲請改流。且酉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恃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于是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慰。已于五年爲岳鍾琪劾革。至是西陽繼之。西南民夷稍息肩焉。又于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柳州河達桂林。各省聲勢四接。

墾闢汗萊焚烈山林久荒之士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
 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
 屢奏慶雲為疑臣源曰漢元狩中初開焚道彩雲見南
 中遣使迹之雲南以此得名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又滇黔交
 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礮而過至今瘴滅
 大半見滇繫自有天地以來即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
 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礮火陽被陰伏則為瘴
 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為
 縵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
 蘇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

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視苗疆遠于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佯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卽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乃台拱咽喉也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于番招之蓮花聖屯窟萬山巔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蠡起徧傳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尙不之信也總兵韓勳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間號召日衆番招屯復圍于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

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于賊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虚于是乘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爲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賊聞提督親至意必有重兵故不敢犯平越都勻以上六月詔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命刑部尙書張照爲

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粵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兵漸集各擄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則糾衆攻圍新疆各營汛阻截運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沂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元生遣古州鎮韓勛攻燬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藁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走都勻援八寨而八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

目三十餘冒功于是苗逃歸播告徒黨詎盟益堅多手及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勻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援絕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則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粵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于是已進之兵紛紛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將村寨道路盡畫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

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秉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疲于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并請解任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關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年八月 世宗崩 高宗卽位召張照德希壽還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逮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毆之使合且各路

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渙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泗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面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

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排
 剿抗拒逆寨罔不焚蕩剷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
 園苗巢之中盤亘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
 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空樹海漏天泥潦蛇虺
 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窾遂窮其荒阻者故羣
 慙萬厯咸藪伏其中恃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圖
 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
 外以截逋逸如陔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逼自
 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殫洞谷與魑魅蛇虎
 錯行火烈隨刊神號鬼泣羅天阱地飛走皆窮其俘斬

外飢餓隕死厓谷間者各以萬計蓋窮開薩以來人迹
 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采入山澤不能匿汗
 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盪廓清若斯之烈者也廣泗原奏牛皮
箐之捷斬獲萬餘而袁枚文言餓死四十餘萬又箐亘
數百里而僅言三里又逆止黔苗而言三省苗獠一空
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
 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有二百二十四
 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
 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
 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
 屯田養兵戍之 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

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徭城步橫嶺苗與廣西徭同叛總督班第使鎮筸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 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于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于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 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 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 大烝也宜哉始

事難者終必易于孟養長寨見之始事易者終必難于烏蒙古州見之其中有人事亦有天數焉初雍正五年四川副將張瑛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于土日席其椎髻裹羶之舊巫蠱械鬪之常宜令薙髮易服盡獻兵器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日于內地 命鄂爾泰議之

鄂爾泰言冠髮必其願遵若強之改薙將悍苗反與齊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若盡勒出之將良苗反為惡苗所制其土日即可改為里長甲長若必盡徙恐兩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斯言也果何如哉祿氏刁氏土目不遷則復反長寨而外兵未盡繳則復反生苗改流

不改椎髻則復反不數載而言盡驗果何如哉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改土歸流之事人即不革之苗亦必自大變動以大更革之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先眺安知非福鄂爾泰說弧于前卒張弧于後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不然揄修袂養狗步者且安拱而議其後也

附錄

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撫使三
安撫使二十有二
日長寧日沃日
日瓜別日木裏日單東日什札

龍日	上馬日	北勝日	康日	十二關日	廌容日	日遮放	日盞達	使一里	日沐川	瞻對日	納林日	了日	州日	春科日	霍爾章谷日	日巴裏
小龍日	小程日	貴州長官司六十有二	日孟定日永寧	日土府四	日蒙化日景東	日安撫使三	日市日猛卯	日車	日九姓又副長官司	日葛結日泥溪日平夷	日冲日霍耳日利日春科日高日	日述曲日登日瓦述他色日瓦述更平日	日昌州日沈邊日冷邊日瓦述崇喜日	日下瞻對日	日麻書日	日綽期日喇衮日
龍日	小龍日	大龍日	金石日	大平日	小平日	大谷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龍日	小龍日	大龍日	金石日	大平日	小平日	大谷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龍曰小谷龍曰木瓜曰麻嚮曰新添曰平伐曰羊
 場曰慕役曰豐亭曰上曰豐寧曰楊義曰都勻曰邦水
 日思南曰日豐亭曰上曰豐寧曰楊義曰都勻曰邦水
 平曰邛水曰偏橋曰蠻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
 亮寨曰湖耳曰素日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歐陽曰
 州曰省溪曰提溪曰烏羅曰龍里曰古州曰洪
 平頭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門曰副長官司三曰西堡
 日石廣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歸德曰果化
 陵曰憑祥曰江州曰思州曰萬承曰太平曰安平
 日龍英曰都結曰結安曰上下凍曰侏倫曰茗州
 日茗盈曰鎮遠曰那地曰南舟曰映土縣四曰羅陽曰
 日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縣四曰羅陽曰
 白曰長官司三曰遷隆崗曰其四川青海之閩別
 浙城
 有土司數十別隸西藏達賴刺麻者不在此數凡
 宣慰宣撫安撫及長官等司之承襲隸兵部土

府土州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比年一貢
 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穀米牛馬皮布皆折以
 銀而會計於戶部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濶是爲大金川其一僭納水源較近是爲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爲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爲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卽漢冉駹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山叢轟中遶洶溪皮船竿橋曲折一綫深寒多雨雪土番鷲悍好死戰居皆石碣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其

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
 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
 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
 妻澤旺澤旺懦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
 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于故地明年又
 改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
 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剿 上以雲貴
 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
 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
 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厓一作噶拉依地在大河之東而

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
 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
 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厓河西亦分三路
 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戡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
 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土兵
 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礪卡亦未
 大捷 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兵部尙書班
 第理餉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以提督赴軍由黨壩取
 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厓議既定而訥親至銳
 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

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已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為夫婦其繫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為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為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皆以宿將起用于廢棄之中未開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

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崖距賊巢尚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為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 上逮張廣泗入京而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先後呶呶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 上又以其祖遏必隆之劔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十

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于雜谷許應虎失機于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碉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鬪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偏卡以碉逼碉之法無如賊碉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

攻碉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于碉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上擊上又戰碉銳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碉難于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碉計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礮勿攻繞出其後卽以圍礮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旣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礮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撤爲進嚙爾厓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

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首無所恃其險矣至于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稜綽斯甲等兵衆而懦弱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礮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礮毀礮均爲無益近口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礮猶以爲官兵狃

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礮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間報捷初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于懷及是聞其地險力艱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屢奉皇太后息武寧邊之諭遂命傅恆頒師

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訖于今若復輕率葢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懼其毒邊宇將無寧日使賊境界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

但審度形勢賊礮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礮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礮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礮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昔嶺中峰直抵噶爾厓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

上已決計罷兵恐傳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諭反復數千言且謂蕞爾土司卽

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

時傅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傅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額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

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

詔封傅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

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于裴度云初

上聞金川碉險因于京師香山設石碉造雲梯簡羽林
依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 命傅恆統之

以行次年遂卽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
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碉者卽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卽
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
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
息卒草薙禽獮之而後已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朝廷示用兵不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于荒徼。而賊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兒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于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詔總督阿爾泰徼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卽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

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桑格遂與官兵戰事聞 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旣而賜死 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山

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桑格割地求援于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壟溝賊截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泗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桑格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

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舉並滅乃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傅恆進兵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卽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

距噶爾厓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礮寨林立難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旣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旣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礮卡逼礮卡之故事

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卽派兵撲礮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布騰巴爾珠先後密奏

上尙未

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圖并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蠶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潛兵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礮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避入大營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于是

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鎗死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小金川地復陷于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壟

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

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仲額仍由綽
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
復之明亮由瑪爾里 八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

上以夷性畏 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革心

轉啟侮今不可不大創之先磔澤旺于市 敕諸

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蕲
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
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
進攻復閱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勒烏圍一噶
爾厓其勒烏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

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
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
豐仲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溯普嶺有
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
察由間道破色溯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斯甲嶺防
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峰有兩大礪削絕壁立料我兵不
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礪寨數十道並進而
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峰削壁猱引而上趾頂相
接比明及其礪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
奪氣遂同時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醜

聖武記 卷一
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已罪阿桂
檻致京師而攻益急遜克宗壘爲賊巢勒烏圍外障賊
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
上有墨格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
勒烏圍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
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
在凱立葉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焰知大軍已深入皆
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
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
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于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

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溯普嶺時南路軍亦冒
雨破宜喜七碉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
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可
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
之刺麻又能爲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沒膝四月中
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
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碉遂分兵六路盡
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五月阿桂河東
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逼其巢連破昆色刺
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圍其官寨碉堅牆厚

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礮各路敗回之賊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巢穴四面礮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兩賊巢已破其一而莎羅奔兄弟及各頭目已先期遁赴噶爾厓矣噶爾厓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俯臨賊巢 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于西里之科布曲山乃于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礮中鎗礮如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偏擲火彈入木城城外

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于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厓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母姊妹亦降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亮乘軍中運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于札烏古山求濟師于阿桂時 大兵方擣噶爾厓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徧噶爾厓河西賊皆內顧喪膽于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

乃與富德合軍。狗各險皆下。十二月三日。三路軍皆會于噶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至洞墻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

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侃強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

至京。上恭謁。兩陵岱嶽闕里獻俘。廟社。

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

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闕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崖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賊目讐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

其言
卷一
三
臻此非前。扭于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于溫福之僨。隳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颯銳。以事之奮。伐桀人。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既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武丁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既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山。弼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猺。夷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回國朝以來。凡兩大變。一變于順治。再變于乾隆。順治五年四月。河西回米刺印。丁國棟奉明故延長王朱識鏐作亂。甘涼皆陷。渡河而東。連陷蘭岷。臨洮。遂圍鞏昌。號召土寇。眾十萬。號百萬。關輔大震。朝議發禁旅赴援。總督孟喬芳恐道遠勞師。糜餉密疏止之。而請乘其烏合。時總督治固原州。未治蘭州也。乃統滿漢兵。星夜馳扼秦州。遣馬寧合趙光瑞軍救鞏昌。大戰廣武坡。斬首三千級。解鞏昌之圍。遂三路進討。期會于蘭州。馬寧由上路攻馬塢內官營。張勇由中路取臨

聖政記 卷七
三
洮趙光瑞由下路取岷洮河三州。各路皆捷。閏四月諸軍皆會蘭州。喬芳親督戰。而使張勇由間道襲城。賊潰焚浮橋。西遁。河東盡復。五月大兵渡河而西。張勇禽偽延長王朱識鏘。斬米刺印。遂復涼州。八月至甘州。餘賊攖城固守。喬芳料賊必夜出。刼營。乃設伏以待。而召幕僚張燈。置酒奏琵琶。唱伊涼塞上之曲。聲徹柵外。忽矢落帳前。喬芳談笑不動。頃之後。營聲震天。伏兵四鼓起。賊大敗。退。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部勒諸將黎明進攻。大戰竟日。斬級萬餘。賊敗入城。重圍累月。食盡乞降。喬芳欲遣張勇入城撫之。眾議不可。乃遣他將往。逾月賊

果復叛。盡害巡撫總兵以下。西破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關內外諸回蠶起。應之。據城拒守。官兵四面圍之。深濠高壘。賊猶潰圍出。連蘭州土寇掠武威。張掖。酒泉間。六年春。諸將攻城益力。奮死先登。殺賊八千。遂復甘州。丁國棟復走肅州。適大同姜壤反。山西攻陷蒲州。與河西回賊響應。雍涼復震。喬芳旋師河上。東拒蒲州之賊。而留馬寧。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克之。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丁國棟。盡誅其黨。傳首三邊。河西悉平。是爲國初征回第一役。

烏乎功名運會之際。不以其時哉。當順治回叛之初。多

方蠢動南有殘明桂藩北連山西叛鎮其氛焰所及視
乾隆時何啻十倍賴師武臣力轉戰摧殄然賞皆不過
輕車都尉視克一堡之庸酬通侯之錫者又何若不倫
草昧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燦赫故今于征回不詳
順治而獨詳乾隆初撤拉爾黑帽回者居西寧番地俗
介番回鷙悍好鬪所奉墨克回經舊皆默誦有循化廳
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經皆琅誦自謂得真
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
徒蘇四十三聚黨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機及河

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
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
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宵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
時蘭州止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
援師繞城諜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
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并捕賊家屬
三百餘于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 詔發京
師健銳火器營兵二千 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
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剿先 命領侍
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往又赦李侍堯

于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彌
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偏山官軍
不先扼之爲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
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于城東與
賊遼隔屢衄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勒爾謹見兵
多賊少謂半月可滅遽奏止禁旅及續調川兵會海蘭
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餘賊遁華林山巢
穴崖坑陡立斜通一徑且無水泉軍不能久而賊營汲
河甚近又兵士多不習戰海蘭察奏聞 詔逮勒爾
謹入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

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
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山蒙古
兵七百助剿五月選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敗
誘之出壕截殺二百餘遁匿濠內不復出閏五月土番
兵至先分路進攻嘗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于崖下西
南阻于大卡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于官
兵退後亦卽徹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各
備鋏鑿次日大兵進攻佯退俟賊回巢伏兵突出挖路
踰溝盡殺守卡之賊遂奪其險俯瞰賊巢築長圍絕汲
道湮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適連雨復延

殘喘阿桂以賊破旦夕每多傷士卒乃移柵漸逼賊溝
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濠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華林
寺火之無一降者先後三閱月賊平分剿洮河以南餘
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 詔陝西提督自西安
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于河州以控回民又陝甘兵因
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三萬有奇其增
兵萬有二千分布衝要并展寬蘭州城令據山臨河阿
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潦衝成溝塹水悍沙汕難城
若展寬東面而移西城以遠山則工費大請移督標右
營于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于龍尾山與城中犄角

詔從之逾二年而又有石峰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
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吏胥肆騷于是伏羌縣阿渾田
五等籍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于四十六年冬預
聶通渭縣之石峰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造旗帳
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
屬于石峰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
山潘隴山扼險號召不過數百人甘肅提督剛塔等剿
之擊賊伏羌城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
誅婦孺千餘賊黨馬四圭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剝絕
回衆煽黨肆出靖遠知縣黃家駒先捕斬城中內應之

聖正言 卷七
胥吏會寧知縣李堡先毀城外廬舍水窖移城內賊無
可焚汲故皆得不陷李侍堯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
名不親赴督剿剛塔又誤用賊謀鄉導官兵于無賊之
地故氛益熾五月賊遂從靖遠渡黃河陷通渭脅從數
千西安副都統明善以兵千二百由靜寧進擣長驅深
入陷伏死 詔逮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改 命
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 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
火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
剿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擣石峰堡十一日官兵四千
分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一千餘黨盡入

石峰堡時阿桂之禁旅亦至堡踞萬山中四面削
險溝塹縱橫乃掘濠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
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殪于計黎
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
店降回千餘賊平 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

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
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
雨解 上因以甘肅歷年恒旱請賑爲疑適王廷贊
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
江卽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

所爲其捐賑監糧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
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直望任內開銷監
糧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三十萬石較歷年
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
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
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
員罪如之并追論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
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
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曰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克豫間蓋始自唐之肅代

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
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鴟音不革且闕外
回部孱懼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敢攘越貨亡命鬪
很之事無一不出于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
國奸民類不識詩書何物而回民之讐怨很鷙獨出于
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劫掠何異
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風氣異宜 高宗之贊哈
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
訓練回兵入伍驅狼戾之族爲紀律之師其力最鷙其
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和用烏喙之誼也

乾隆湖貴征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皇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于官而病及闔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鬻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

聖正言 卷十
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
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狂
于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鎮筵鎮總兵明安圖亦以
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酉夜苗忽數千焚鴨酉鎮
筵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
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刀無火槍鎮筵路絕議向永
綏媾于苗講且行沿途益蠶集又從苗給盡釋兵仗明
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筵
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嬰城
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

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
震二月 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
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
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正大營諸圍招撫
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
國璜守棚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
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
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
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
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鬪入劉鬚

黑與花連布並健鬪爲苗所憚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殆時湖廣兩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箠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苟嵒巖急匿輜重中以遁衆土崩苗乘勢四面蹂躪福寧僅身免顧以殺賊無算聞 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偏鎮箠福寧請急調荆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彰阿者

駐鎮箠方日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出入橫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荆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重幾不免及隆圍始遇袁國璜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圍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窰奧北保靖西松桃南鎮箠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四廳間皆疊嶂嶮險惟鎮箠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貴州來遽從銅仁正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既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策亦不用苗遂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

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圍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并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圍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土蠻不從。亂土蠻者。號犵狁。故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甚爲苗憚。有言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激浦紳士嚴如煜力白之。遂討賊自效。自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禽石三保云。大軍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

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白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九月。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厲將士。十月奏克毛豆塘摩手寨龍角碛。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賊巢尙七十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禽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禽。其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嶠。自若。十一月奏克爆水營天星寨。十二月奏克禽頭坡。嘉慶元年正月。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

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溪平逆切四月奏克長
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詔責復乾州城遂
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距大軍始令鎮守總兵袁敏等
由瀘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丑坨終以大帥欲專
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
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截餘矣始既奏賊么麼
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爲辭而餉
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
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
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朝廷焦勞日盼捷書

敕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卒
於貝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
保等進攻平隴而白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遂奏
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
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
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鼐始按寨勒繳四萬餘
件云八月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偏
平隴賊漸蹙至是嗣和琳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
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
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州教匪四起花連布又

聖正言 卷一
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討之 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 詔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德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畱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箠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裁畱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劫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于是 詔書詰問以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眾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

康安和琳前此將就蕲事之咎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鼎總理邊務募勇修碉悉力禦之肅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繫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爭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

聖訓言 卷七
如·參·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賫·志·而·歿·踵·其·後·者
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
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既
罷·勢·難·再·議·與·戎·鼎·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
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鵬·剿·以
威·其·凶·礪·堡·既·成·我·墉·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
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稂·莠·漸·除·良·善·乃·康·此
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傅·鼎·之·任·鳳·凰·廳·同·知
也·以·前·禽·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見·下
篇

嘉慶湖貴征苗記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
草奏戡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犒糜之而苗氣愈惡藉口
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二廳地巡撫姜
晟至倡以苗爲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筸
當苗衝同知傅鼎有文武林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
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圍其
丁壯而礪其要害十餘礪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
出沒遂死力攻阻礪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

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巨山澗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几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疆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二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興開邊釁罪又兵備道出瀨者阿大吏意吝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守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

詔

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蕭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守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謀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卽夜三路燹燬其巢復回要伏苟嵒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而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尙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蕭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蕭還楚界伊桑阿遂

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集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集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礮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卽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礮堡守之而

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集遂奉旨總理邊務集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卽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遷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集乃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旣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槍礮聞黔境集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集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集按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剿矣

聖正司 卷七
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方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萬苗突至四面謀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稍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槩並前人自爲戰塵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禽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竄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

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讐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乞肅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肅則偵謀圓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絀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鵬勦法肅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

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巖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驀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眾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飢渴耐暑寒此三長也戴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烟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趨趨者去貪掠者去卽徒勇而

昧機宜昧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貨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旣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

詔各省督撫提鎮

以勦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壘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藏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入異詞令獨

載龔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龔竭心籌之無出碉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焰熄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

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目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圍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偏處非碉堡無以

固礪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
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
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則其親族而
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
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
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
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
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闕則又
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
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

葺繕以賙卹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
兵勒出別屯於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
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
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
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礪躬耕者其訓練與
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
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長曰毋擅
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
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
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

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畧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龔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卽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 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傳龔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礮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墾化導設書院

六義學百楚苗駁駁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

天子方將擢龔巡撫而十六年卒于官 詔以龔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其立祠苗疆贈巡撫嗣龔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故知龔

戰守功特悉。魏源曰：方鼎之基於大吏以掎齧也，則鎮
軍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
畀之，故鼎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
知山礪設險之利，鼎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
娶妾遺孤，飢粥不給，而議鼎者至今閭閻焉，吁！北山勞
大夫所為太息也。

道光湖粵平徭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
之脊，民徭雜錯，深谷重巘，風氣戇鷺，與華不通，華民欺
其愚，敢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股徭積怨，則變昔今
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徭，與常寧徭趙福才
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徭寨，牛
穀黨聯官役徭無所愬。于是金龍妖煽其尙，倡言復讐
使趙福才糾廣東散徭三百餘，合湖南九冲徭共六七
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
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櫟、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

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擣夾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掘毀逆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搖山所至虜脅衆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路衆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 上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慶各兵至卽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鮑友智輕進疎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

藍山而檄提督由寧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韜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剿山路險且徧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舁槍械行至池塘墟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突槍械反爲賊用海凌阿等皆死 上已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至是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于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沙賊虜脅將萬趙金龍率八排散搖及江華錦田各寨搖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搖爲一路又趙文鳳率新田寧遠藍山谷搖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十犄角出沒

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徭自守以防虜脅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殲徭五百再戰殲徭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幼不赴援之游擊李方玉守備王楷治罪 詔以徭皆山賊躑躅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勅諸

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過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于是三路徭四五千入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徭出山皆東竄常寧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墻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徭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隘兵進徭合圍時運礮未至賊穴墻出矢銃官兵反隔墻外先持盾擲火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筸兵數十躍墻而上前者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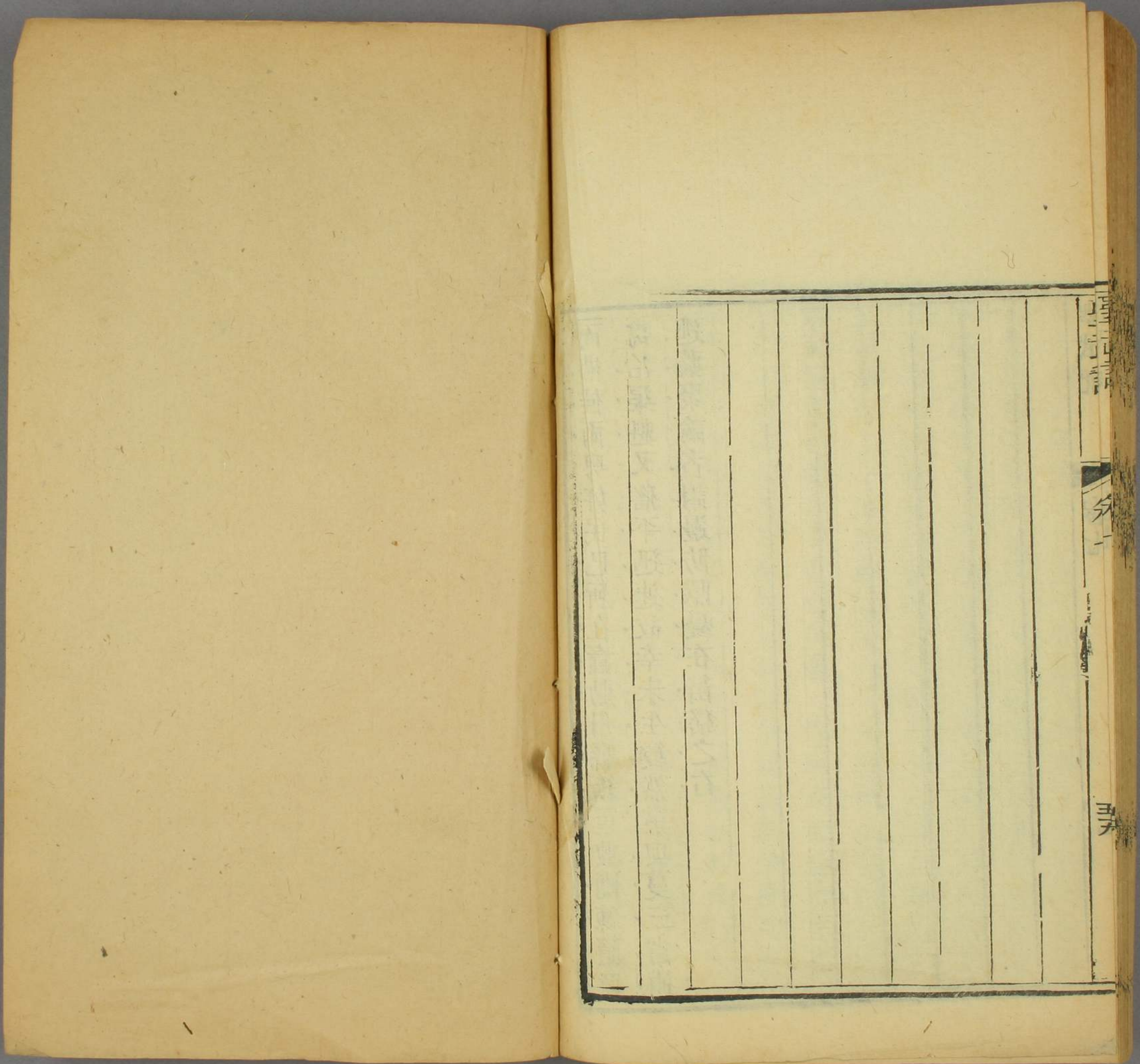
隆後隊繼登先後斃賊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
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備器械縛首逆攻益
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鬪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殲
搖六千惟散搖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恐趙金龍在內
故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牆舍訊知趙金龍已于
初九日突圍中鎗死禽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
詔以盧坤羅思舉盪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
世職賞雙眼孔雀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太
子少保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 欽差戶部尚書宗
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

捷禧恩詰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
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
連州八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搖羅思舉余步雲馳
者之破賊于錦田之濠江冲禽斬首逆殲搖五百餘黨
瓦解 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而廣西賀
縣復有逆搖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
將滿承緒擊敗于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
所獲于是 詔禧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連
州八排搖初八排搖有黃瓜寨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
虜掠訟于官連州同知蔡天祿訊之斷民役償搖千二

白金民役不償。猺出掠報復。蔡天祿遂以湖粵猺響。應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猺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會四月間。楚師告捷。將士皆邀懋賞。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入排猺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逆猺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于是猺皆負嵎死。拒猺山周圍四百餘里。崑險等密軍無偵探。猺剽要路。伏隘狼突。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皆敗。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

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疏。鴻賓職因有禧恩。胡松額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率總兵會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銳意用兵。及探知猺尚天險難深入。乃于二十有五日。奏大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有七日。復奏六對冲猺之捷。所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戴事。于是振麟日遣人赴寨。昭撫猺。懲八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李劉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猺之面。而盧坤又有移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不即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并令熟猺爲質。始偶有出

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于是獠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瓜寨附近獠三人。諸將得以蕞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曾勝防守連山檄止湖南續調之兵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卽行。詔進禧恩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孔雀翎曾勝加提督銜襲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逮戍新疆初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歛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卽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郴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籍軍興團練隨時禽治渠魁又獠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逋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獠之右。



五

五

五

